

“我们没能出力 就出点钱吧”

4名宁波救援队员的路费 牵动“大后方”队友的心



4名宁波救援队员踏上返程(由前往后依次是黄海辉、舒崇杰、张赛晓、朱建成)。受访者供图

1 “我们没能出力,就出点钱吧”

自当地时间2月9日深夜抵达土耳其东部城市马拉蒂亚震区一线,4名队员在当地每一天的搜救情况,甚至衣食住行都牵动着7000公里外的宁波市民的心。尤其是在鄞州区潘火街道的蓝天救援队基地里,队长陈庆更是一连好几天没有睡一个安稳觉。

2月14日下午,记者在随队采访时了解到,直到得知4名队员结束搜救任务即将返程,陈庆才难得地轻松下来。

“他们的搜救在2月13日就

结束了。本来准备在当地投入灾后重建的,但根据统一协调,队员分批次撤离回国。”他介绍。

4名队员的行程受到“大后方”亲友及其他队员的关注。在微信群里,大家纷纷“冒泡”,在为4名队员点赞的同时,也为他们的路费操心。“我们表达点心意吧,请队长安排。”“我们没能出力,就出点钱。”许多队员私下对陈庆说。

据了解,4名队员此行往返的费用全由个人自理。在当初确定赴土耳其震区救援的人选时,这

当地时间2月14日21时,来自我市鄞州区蓝天救援队的黄海辉、朱建成、舒崇杰、张晓赛等4名队员,抵达伊斯坦布尔。根据行程,一行4人预计在该地停留约38小时后,乘机经阿布扎比机场中转直飞上海浦东机场,之后返回宁波。

笔费用就是陈庆和队员反复沟通的问题。“往返就是一两万元,不是一笔小费用,全得自掏腰包。”陈庆说,让他感动的是,大家都表示没问题,“计较钱就不会加入蓝天了”。

陈庆算了一笔账,出行时,每个人从广州经阿布扎比中转飞往伊斯坦布尔的机票费用6000多元,还有之前从宁波飞往武汉的机票以及武汉前往广州的动车费用,总计近8000元。再加上返程,每个人的“路费”至少也得15000元。

2 4名队员都非“有钱人”

然而,据记者了解,参与此次国际救援的4名队员都并非“有钱人”。

陈庆介绍:“单程费用,就够黄海辉一整年的生活费了。”黄海辉在生活上非常节俭,将钱都花在了购买装备和培训上,“开了一家平价眼镜店,亏了好几年。每个月生活费就500元,平时就着馒头和矿泉水也能对付一顿。外出培训时不舍得住宾馆,就在外面搭帐篷野营。”

张赛晓是该队此次出征的唯一女队员,前几年开过餐馆,后来做过微商,卖一些象山当地的柑橘和海鲜,收入也不稳定。“有时

候接到任务,从100多公里外赶到现场,真的是很拼的女队员。”陈庆说,她家里有小孩正在读书,自己也没社保,家中条件并不宽裕。

即便是开着“曼谷小象”泰式菜馆的舒崇杰,店里的生意也刚从3年的疫情中挺过来。“以前生意不好的时候,他也得自己下厨掌勺。”陈庆对队员们的情况十分清楚,还有朱建成,几乎每天都在队里备勤,“虽然有些小投资,但也不算固定收入,每笔钱都得省着花。”

也正是因为大家都知根知底,所以队友们对黄海辉等人的

往返路费十分上心。“队长,我能略表一下心意吗?拜托不要去群里说。”“我给4个队友一些补助,他们那么伟大的付出,一点心意。”5000元、2000元、1000元……好几名队友向陈庆的微信账户转账,都被婉拒。

“大家都是工薪族,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聚集在一起,赚钱都不容易。”陈庆告诉队友们,一定会将他们的心意传达给即将回国的4名队友,但个人的转账肯定不会收。“队里也没经费,但等他们回来了,我们再一起想办法。”

记者 马涛

44年不离不弃 “他才是我活下来的氧气”

她是不幸的,25岁结婚,26岁患上肺病,到如今70岁,44年里药没有断,常年靠吸氧机维持生命,仅去年就在医院住了125天;但她又是幸运的,在她的身旁,始终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,替她遮风挡雨……

她叫徐调香,那个高大的男人便是她的丈夫许缝富。

2月13日,在余姚市低塘街道中心卫生院住院部1楼2号病房,记者见到了正在给妻子喂饭的许缝富。

病床已经被许缝富轻轻摇起,身材瘦小、脸色苍白的徐调香靠着枕头半躺在病床上,鼻子里插着氧气管,说话的声音细若蚊蝇。

病床前的小桌上摆放着4个菜,其中3个是许缝富在医院食堂买的,另外一个青菜蘑菇炖排骨汤,是他自己做的。

徐调香一次吃不了几口,吃得太快了,就会噎住喘不过气来。有一次徐调香稍微吃快了一点,结果被卡住几近窒息。许缝富怕了,后来就放慢节奏,哪怕一餐吃上个把小时也耐心等待……

在喂妻子吃饭的间隙,许缝富还用吸管插在杯子里给她喂水。由于输液的针管是扎在脚背上的,腿有些肿,许缝富时不时地会帮她按摩腿脚。

许缝富说,妻子刚得病时还可以帮着料理家务,但最近十几年病情渐渐恶化,尤其是4年前,他们抚养了26年的养女遭遇意外去世,给徐调香打击很大。

打那时起,她就卧床不起,茶饭不思,四肢乏力,甚至连端碗、拿调羹都没有力气。

长期卧床导致徐调香肌肉萎缩,尾椎骨受损严重,坐立艰难。难受了,就会不停地翻身。

就在徐调香翻身时,氧气管脱落,呼吸骤然急促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许缝富连忙给她插上氧气管,她才慢慢平缓下来。

许缝富说,五六年前妻子的一个肺萎缩失去了功能,医生叮嘱要24小时使用吸氧器。他就买了两台制氧机在家,一台放在卧室床边,一台放在客厅餐桌旁,保证妻子24小时“不断氧”。

“没有什么能难倒他!44年了,多亏了他!”发不出声的徐调香用手比划着告诉记者,“医生说我要插上吸氧管才能活着,但实际上他才是我活下去的氧气!”

这44年,为了治好妻子的病,许缝富带着她走遍了沪杭甬各大医院。为了多挣钱,他除了种地干农活,还去工厂打工,直到几年前才退休。妻子卧床不能动弹,他学会了洗衣做饭,穿针引线,给妻子梳头剪发、推拿按摩等。家里虽然简洁,但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。

靠自己每个月2000多元的养老金和妻子1000多元的低保,日子虽然过得很紧巴,但许缝富依然“大方”地满足妻子的要求:想吃柚子,买!想吃肉,没钱就先借了买!想吃鱼,就去河里钓。

许缝富对妻子的深情,感动了亲友,感动了村邻。每次,在他们陷入困境时,总有好心人为他们垫付住院费,帮他们洗衣、送饭送菜。大家的话也很朴实:“他们不容易,他们就像一道光,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道光消失。”

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吴嘉诚